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封氏聞見記 第十卷

務尚

蕭誠自務札翰，李邕恒自書言別書。二人俱在南中。蕭有所書將謂稱意，以呈李邕，邕輒不許。蕭疾其檢己，遂假作古帖數幅，朝夕把玩，令其故暗，見者皆以為數百年書也。蕭詣邕云：「有右軍真跡，寶之已久，欲呈大匠。」李欣然願見。蕭故遲回旬日，未肯出也。後因論及，李固請見，曰：「許而不出，得非誑乎？」蕭於是令家僮歸見取，不得，驚曰：「前某客來，見之，當被竊去。」李誠以為信矣。蕭良久曰：「吾置在某處，遂忘之。」遽令走取。既至，李尋繹久之，不疑其詐，云：「是真物，平生未見。」座者咸以為然。數日，候邕賓客雲集，因謂李曰：「公常不許誠書，昨所呈數紙幼時書，何呼為真跡鑿將何在？」邕愕然曰：「試更取之。」及見，略開視，置牀上曰：「子細看之，亦未能好。」

諷切

賀知章為秘書監，累年不遷。張九齡罷相，於朝中謂賀曰：「九齡多事，意不得與公遷轉，以此為恨。」賀素詼諧，應聲答曰：「知章蒙公庇廕不少。」張曰：「有何相庇？」賀曰：「自相公在朝堂，無人敢罵知章作獠。罷相以來，爾汝單字，稍稍還動。」九齡大慚。

歡狎

鄭昉性通脫，與諸甥姪談笑無間。曾被飄瓦所擊，頭血淋漓，玉簪俱折。家人遠來視，外甥王在後至，曰：「二十舅今日頭槌俱碎。」昉大叫曰：「我不痛。」亟命酒，酒酣興盡。昉後至戶部員外郎、滁州刺史云。

祛吝

御史大夫鄧景山為揚州節度。有白岑者，善療發背，海外有名，而深秘其方，雖權要求者皆不與真本。景山常急之。會岑為人所訟，景山故今深加按效，以出其方。岑懼死，使男歸取呈上。景山得方，寫數十本，榜諸路衢，乃寬其獄。

修復

顏真卿為平原太守，立三碑，皆自撰親書。其一立於郡門內，紀周時台省擢牧諸郡者十餘人。其一立於郭門之西，紀顏氏。曹魏時顏裴、高齊時顏之推，俱於平原太守，至真卿凡三典茲郡。其一是東方朔廟碑。鐫刻既畢，屬幽方起逆，未之立也。及真卿南渡，胡寇陷城，州人埋匿此碑。河朔克平，別駕吳子晁，好事之士也，掘碑使立於廟所。其二碑，求得舊文，買石鐫勒，樹之都門。時顏任撫州，子晁搗三碑本寄之。顏經艱故，對之愴然曰：「碑者，往年一時之事，何期大賢再為修立，非所望也。」即日專使齎書至平原致謝。子晁後至相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。

贊成

天寶初，協律郎鄭虔採集異聞，著書八十餘卷。人有竊窺其草稿告虔私修國史，虔聞而遽焚之。由是貶謫十餘年，方從調選，受廣文館博士。虔所焚書既無別本，後更纂錄，率多遺忘，猶存四十餘卷。書未有名，及為廣文博士，詢於國子監司業蘇元明。元明請名《會粹》，取《爾雅》序「會粹舊說」也。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：「書名《會粹》才偏逸，酒號屠蘇味更醇。」即此之謂也。

討論

著作郎孔至，二十傳儒學。撰《百家類例》，品第海內族姓，以燕公張說為近代新門，不入百家之數。駙馬張垺，燕公之子也，盛承寵眷。見至所撰，謂弟垺曰：「多事漢。天下族姓，何關爾事而妄為升降！」垺素與至善，以兄言告之。時工部侍郎韋述，諳練士族，舉朝共推。每商確姻親，成就諮訪。至書初成，以呈韋公，韋公以為可行也。及聞垺言，至懼，將追改之。以情告韋，韋曰：「孔至休矣，大丈夫奮筆，將為千載楷則，奈何以一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，胡可改也。」遂不復改。

穎悟

開元初，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。數年之間，遍能五經。上書自舉，並云一遍能誦千言。敕付中書考試，燕公問曰：「學士能一遍誦千言，能十遍誦萬言乎？」對曰：「未曾自試。」燕公遂出一書，非人間所見也，謂之曰：「可十遍誦之。」敬忠依命危坐而讀，每遍畫地以記，讀七遍起曰：「此已誦得。」燕公曰：「可滿十遍。」敬忠曰：「若十遍，即是十遍誦得，今七遍誦得，何要滿十？」燕公執本臨試，觀覽不暇。而敬忠誦之已畢，不差一字。見者莫不歎羨。即日聞奏，恩命引對，賜綠衣一副，兼賞別物。拜東宮衙佐，乃直集賢，侍講《毛詩》。百餘日中三度改官，特承眷遇。為儕類所嫉，中毒而卒。

敏速

天寶中，漢州雒尉張陟應一藝，自舉日試萬言。須中書考試。陟令善書者三十人，各令操紙執筆而席，環庭而坐，俱占題目，身自巡席，依題口授。言訖即過，週而復始。至午後，詩筆俱成，得七千餘字，仍請滿萬數，宰相曰：「七千可為多矣，何必須萬？」具以狀聞，敕賜縑帛，拜太公廟丞，直廣文館。特號為「張萬言」。

避忌

兼御史大夫韋倫，奉使吐蕃，以御史苟曾為判官，行有日矣。或謂倫曰：「吐蕃諱狗，大夫將一苟判官，何以求好？」倫遽奏其事，今上令改苟為苟，而其人不易。及使還，曾遂姓苟，不歸舊姓。

戲論

裴子羽為下邳令，張晴為縣丞，二人俱有敢氣而善言語。曾論事移時，人吏竊相謂曰：「縣官甚不和。長官稱雨，贊府即道晴。贊府稱晴，長官即道雨。終日如此，豈非不和乎？」

失誤

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，其妻陸氏，名家女也。縣令婦姓伍也。他日，會諸官之婦。既相見，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，答曰姓陸。次問主簿夫人何姓，答曰姓漆。縣令婦勃然入內，諸夫人不知所以，欲卻回。縣令聞之遽入，問其婦，婦曰：「贊府婦云姓陸，主簿婦云姓漆，以吾姓伍，故相弄耳。餘官婦賴吾不問，必曰姓八、姓九。」縣令大笑曰：「人各有姓，何如此？」復令其婦出。

謬識

相州城門，舊以磚壘，傳云越王為刺史時作。大歷中，鄴中有一士人，素無學識而強談經史。曾與餘俱出北門。其人問曰：「太守專城，此是乎？」初以為戲言，察其意色，非戲也。餘應之曰：「此是磚瓦之磚，非專城之專。」其人悵然自失。西門某為邯鄲令，入寺行香，見金燈花，不識，以為芝草。遽於修狀申使司。使司差官就檢，時兵戈之後，僧徒多後輩，亦不之識。但云：「此芝草宿根，春時生葉，至夏生花，秋乃死。見來如此，不記種時年歲。」檢官俱上其事，使司知其謬，不復問矣。

查談

宋昌藻，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也。天寶中，為滄陽尉。刺史房綰以其名父之子，常接通之。會有中使至，州使昌藻郊外接候。須臾卻還，云：「被額。」房公淡雅之士，顧問左右：「何名為額？」有參軍亦名家子，斂笏而對曰：「查名該訶為額。」房悵然曰：「道額者已成可笑，識額者更是奇人。」近代流俗，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為查，又有百數十種語，自相通解，謂之「查語」。大抵近猥僻。

嘲玩

補闕王志安，晚不得志，久游燕趙之間。人畏其口，莫敢引用。志安作詩以刺當塗者：「末劫蘭香料下人，衣冠禮樂與君臣。如來若向閻浮出，莫現從來丈六身。」見者彌增怨忌。

慚悚

進士周遜，改次千字文，更撰《天寶應道千字文》。將進之，請復行天下。先呈宰執，右相陳公近問之曰：「有添換乎？」遜曰：「翻破舊文，一無添換。」又問：「翻破盡乎？」對曰：「盡。」右相曰：「枇杷二字，如何翻破？」遜曰：「惟此二字依舊。」右相曰：「若有此，還是未盡。」遜逡巡不能對而退。

狂謔

王嚴光，頗有文才而性卓詭。既無所達，自稱釣鼈客。巡歷郡縣，求麻鐵之資，云造釣具。有不應者，輒錄取名姓藏於書笈中。人問將此何用，答曰：「釣鼈之時，取此蒙漢以充鼈餌。」兵亂之後，嚴光年須已衰，任棣州司戶。時刺史有馬，州佐已下多乘驢。嚴光作詩曰：「郡將雖乘馬，群官總是驢。」對眾吟誦，以為笑樂。

侮謔

范液有口才，薄命，所向不偶。曾為詩曰：「舉意三江竭，興心四海枯。南游李邕死，北望守珪殂。」液欲投謁二公，皆會其淪歿，故云然。宗叔范純，家富於財，液每有所求，純常給與之非一。純曾謂液曰：「君有才而困於貧，今可試自詠。」液命紙筆，立操而競，其詩曰：「長吟太息問皇天，神道由來也已偏。一名國士皆貧病，但是奴兵總有錢。」純大笑曰：「教君自詠，何罵我乎？」不以為過。